

从事近视防控和矫治30多年，“最美医生”周行涛甘当“追光者” 我的追求不是“多”，是“少”

第 医 线

掷地有声的通知

“各位，一句话，患者到我院了，就要克服困难给看病。每位员工，包括第一道关安保等工勤人员，都请明确告知到位。急诊24小时不停的，急诊患者没有核酸报告一样可以进来看，看病的同时进行采样。门诊是预约的，但是有患者没有预约就来院了，一定要以患者为中心，补做核酸检测，同时诊疗不耽误。”这是今年4月初，“大上海保卫战”刚打响时，周行涛在医院群里发的一条通知。

彼时，市民担心，封控在家，万一生病，会不会被拒之门外？医生也担心，来了红码甚至核酸阳性的患者，收了会不会有隐患？周行涛发的这条通知这么明确，大家安心了。

他这么说，也这么做。4月初，一位核酸异常的40岁蔬菜供应人员被送到医院，他罹患真菌性角膜溃疡，角膜几乎全部混浊成脓，视力仅剩微弱光感。救治，意味着医院承担风险；不救，患者视力可能保不住。“马上手术，有问题找我！”周行涛果断拍板。于是，在多部门配合下，龚岚教授团队为患者开设紧急绿色通道，完成高难度的角膜移植，保住患者的眼睛。事后，团队医生十分感慨：“心中装着患者，肩上担着责任，这是院长给我们做的榜样。”

身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医生，周行涛无愧“最美医生”称号。30多年前，他在宁波镇海当基层医生，遇到一个小学老师，翻出病史，记录这位患者只是高度近视，但周行涛却发现患者的视神经颜色有些不同，便坚持让他做了视野检查，结果提示视神经异常。多亏周行涛的“质

认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周行涛教授的人，都会被

他眼里的“光”打动。他是全国近视防控和矫治领域的权威专家，国内近视全飞秒激光手术的开拓者，更是世界上“飞”得最快、技艺精湛的眼科医生。今天是中国医师节，周行涛当选2022年“最美医生”。

眼里有光，源于心中执着的追求——从医30多年，他说自己始终是“追光者”。“无论多么糟糕的眼睛，我都会尽全力救治，希望他们能看清这个美好的世界。”周行涛说。



周行涛与患者沟通

受访者供图

疑”，这位老师确诊垂体瘤，得到及时医治。

医生圈流行这句话：“一旦做出诊断，你就会停止思考。”面对前人的诊断，周行涛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扎实的医学基础，解决了患者的大困扰。

从医30多年，他尽心尽力为每位患者服务。他的第一个“突破”是1997年开展国内第一个保留角膜上皮的微创激光手术LASEK。当时在国内广泛开展的近视眼手术是PRK，早期PRK术后24小时，眼睛反应较重，怕光流泪；为减轻患者的不适，他率先在国内开展LASEK手术，解决了术后眼睛反应过重的问题。至今，仍有许多患者慕名来找他动手术。

此后，他又连创多项“第一”，国内第一例近视全飞秒手术就是他完成的。在周行涛带领下，医院视光学科团队在近视手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。目前，团队已施行全飞秒激光手术超17万台，其个人手术量超4.6万台，个人及团队手术量稳居世界第一。

令人触动的玩笑

然而，手术量第一，对周行涛来说，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。他向记者透露，20多年前自己的老师曾开玩笑说，“我做近视医生那么多年，真是失败，因为近视患者反而越来越多！”这让周行涛大受触动，他此后总在思考，会治疗、会手术并不稀奇，厉害的是让患者不要发展到近视。

身为精通近视手术的眼科医生，却努力让患者不要近视，这矛盾吗？周行涛说，希望寻求近视手术治疗的近视者越来越少，要让每个人都能重视对眼睛的爱护，从小开始预防近视，这是他最大的使命和责任。

他心系近视儿童青少年，致力于将近视防控的关口前移。早在2002年，他和团队率先在国内建立儿童与青少年的屈光发育档案雏形，最早在上海建立儿童和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，现已覆盖华东约50万青少年的动态数据。

周行涛坦言，无论是儿童和青少年的近视防控、成年人近视矫正，

还是中老年人群的眼健康维护，特别是高度近视并发症的防治，这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工作，要早筛查、早干预，早发现、早治疗。有些低视力的近视患者可以在医生专业指导和先进技术治疗下，保持与正常人一样的基本视觉功能，同样拥有美好生活。

周行涛对科普公益事业满怀热忱，他带领团队创立“近视小飞侠”志愿服务品牌项目，近5年来，团队为沪上中小學生进行视力筛查共计40万人次；帮助10万余名家长提高指导学生科学用眼能力；为贫困学生提供配镜补助合计5500人次。同时，作为院长的他多次参与线上线下互动科普，传递全生命周期眼健康的科学理念。

为之奋斗的事业

“最美医生”周行涛到底是什么样的医生呢？从医生、护士、学生、患者的口中，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些特点：他热爱跑步，步伐矫健，走路速度比常人快；他经常早上7时就

坐在诊室看病，一上午甚至顾不上喝水，忙到很晚才回家；他说话温文尔雅，条理清晰，对每个患者都很客气，几乎没有嗓门大的时候；他利用碎片化时间做科普、写文章，堪称时间管理大师；很少看到他疲惫的样子，每次出现总是神采奕奕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积极乐观、严谨细致；作为院长，他不仅要做好临床、科研、教学工作，还要把整个医院管理好，大家都叫他“铁人”……

在周行涛看来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应成为患者的“终点站”，医生要不断精进技术，才能帮助患者。正如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“医海行舟”中所写，“我因为做医生，成为一段光阴小河的摆渡人，只渡他们很短很短，彼岸很长很长”。他说：“患者来到我们医院，也许经历了波折，也许走了弯路，也许带着最后的希望，我们要尽心尽力服务，不要让他们带着遗憾离去。”

一位湖北来的7岁小朋友，得了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，这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，进展很快，严重影响视力。传统做法是通过准分子激光治疗性角膜切削术(PTK)，该方法“治标不治本”，最终角膜越“削”越薄，终末期只得依靠角膜移植。周行涛选择了新的方案，先用激光把角膜表面的病灶打掉，再用别人做全飞秒手术取出的透镜进行移植。手术成功，患儿父亲很激动，周行涛更激动：“简直天衣无缝！”

这项技术堪称“变废为宝”，从患者角膜上取下来两片小小的透镜，扔掉可惜，用来打造“透镜库”，并发起成立全国透镜再利用协作组，可以造福更多患者。

今天是中国医师节，面对“最美医生”的荣誉，周行涛却说自己“受之有愧”。他最大的愿望是有更多时间参与近视防控，不仅手术要“越做越好”，更希望能“越做越少”。

本报记者 左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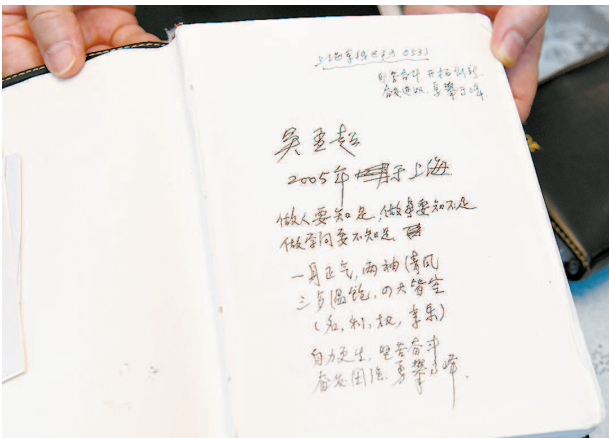
“钱不可贪，文不可抄；师不可骂，友不可卖；官不可讨，上不可媚；下不可慢，风不可追；天不可欺，地不可荒；父母要敬，子女要爱。”

今年是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院士诞辰百年，在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，吴老生前的日记首度公开。大女儿吴玲翻开父亲的日记，抚摸着熟悉的笔迹，仿佛回到过去。她告诉记者，父亲的笔记本大多记录当天的手术。“他对病人特别关心，刀开在什么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张张页页都写满对党对军队的赤诚，对医院对人们的热爱。”

2019年3月15日，在吴老的记述里，那是个晴天。那天的日记正文右上方，老人写上了大大的“手术一台”，并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圈起来。或许老人提笔时并未意识到，那个春日，是自己行医生涯中最后

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院士生前日记首度公开 做事要知不足 做学问要不知足

讲述她眼中的父亲
吴孟超生前日记首度公开
本报记者 徐程 摄影



一次拿起柳叶刀——

那天，吴老像往常一样换上手术衣，站上手术台。无影灯下，这位身材瘦小的白眉医生，将一双神奇的手探入患者腹中，游刃于肝胆之间。40分钟后，肿瘤被顺利摘除。在护士搀扶下，已是97岁高龄的吴

孟超走出手术室，疲惫的脚步略显蹒跚。

回忆跟随日记本一起被合上，又随着另一本笔记本被再度打开。那是2015年的笔记本，扉页，93岁的老人写下“今年的任务仍很重”。时间，会让一个人老去；时间，也能

让一份事业不朽。九十多岁的老人，究竟还有什么牵挂？“新院开张，要做好许多工作；科学中心开张，也要做许多工作。”桩桩件件，老人都亲力亲为。

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（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）老院，吴老的学生、医院肝外三科负责人周伟平带记者来到吴老曾经战斗的地方。“吴老空的时候，会翻手术通知单，每一页都会仔细看。如果复杂的手术没有安排高年资医生，他一定会叫来护士长细细询问。”周伟平说：“吴老有时也会因为繁琐的签字闹脾气，可进了手术室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格外平静愉快。”

曾经有这样一张照片让人过目不忘——手术后，累得瘫坐在沙发上的老人，脸上却洋溢着孩子般的笑容。周伟平把记者引到手术室外的医生休息室，“吴老会泡一壶绿茶就在那里坐着，他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很简单”。

有人说，吴老对弟子很严厉，吴玲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“他看医嘱记录单，从来不会一目十行，匆匆略过，而是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盯着，没有人能在她面前打马虎眼。”她说：“父亲工作时这样，写日记也这样，平时生活亦如此，兢兢业业。”

另一本翻开的日记本的扉页，写着吴老对自己的严格要求，更像是对一名好医生的告诫：“做人要知足，做事要知不足，做学问要不知足。”

在女儿吴玲眼里，父亲的许多照片里，她觉得有一张拍得最好——身着军装的吴孟超双手插在胸前，脸庞凝重，抬眼望向远方，仿佛在深思熟虑着什么。这张照片，医院在吴老从医70年的日子里，作为礼物送给了他，背景换成了医院嘉定院区，这也是老人晚年最关心的地方。

走进吴老的家，这张照片就放在走廊最显眼的位置，让人肃然起敬。 本报记者 邵阳